

全華叢書

全華叢書

結又見文字不
苟亦自相應

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

亂天下而天下之亂

立意

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

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

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

綱目

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

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

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

開之於遠

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

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

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

鞅著書五卷號商子非著書二十卷號韓非子大抵皆刑名之說也及秦用之終於勝

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

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

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

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有碍理處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

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

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好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

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

敬言策

關鎖

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
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
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
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幹以輕天下而齊萬物

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

以爲仁而仁

時本有亦字

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

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

君

一作吾

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

嘗一日易於

一作其

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

今其視天下渺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
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
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見申韓本傳贊嘗
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
爲申韓由一作自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
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
所也

孫武論

先說用智之難智一用則三患皆至惟出於三患之外方可用卽聖人之事可

見而或者之言不足信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

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

如作戰謀攻火攻料敵應變等篇云云是也

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之爲形勝無常處而多爲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就利雜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之爲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

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

或有字

教人者是君子之急

於有功也變詐汨其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

子皆欲爲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

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

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

故惟天下之至廉爲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爲能勇惟

天下之至信爲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

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

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

閑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尙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貧而自居於廉故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而卽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君子方其未發

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見掠子始計篇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强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留侯論

格製好○先說忍與不忍之規模方說子房受書之事其意在不忍此老人所

以深惜命以僕妾之役使之忍小耻就大謀故其後輔佐高祖亦使忍之有成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林編綱目在忍人情有所不能

忍字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

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

此其所以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

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

子房傳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

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可取履

良愕然欲搏之為其老迺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

足受之笑去良殊大驚父老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

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跪曰諾五日平

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

蚤會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

日復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

出一編書曰讀是可為王者師遂去不見旦日視其

書乃太公兵法良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

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

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神應怪字今本說上事出亦已過矣且其意

不在書韓旋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

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資育無所

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

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勇而逞於一擊之間當

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或無已字

危矣本傳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

仇以五世相韓故後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

勛秦皇帝東遊至博浪沙中良與客俱擊秦皇帝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詔天下求賊急甚良乃更名

姓亡匿

千金之子

新不陳帶

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

或無可

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

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

荆軻嘗刺秦始皇聶政嘗

刺韓相俠累皆見史記刺客傳

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

或無老人

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

援此句評云輕說過

非是自且其意不在書提起一路曲折議論而來其意注在此一句語脉甚重言挽回子房全在此處且

以一句包括史記直墮其履一大段文字見得老人愈傲子房愈恭少年剛銳屈折盡矣變化子房妙用

正在此處豈區區兵法一書能為王者師耶此處作者非輕敘過讀者亦不可輕拋過此為失評矣彼

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

或作主

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

左宣十二年春楚子圖鄭三月克之

入自皇門至於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

是聽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句踐之困於會

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劬

國語曰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山使

大夫種行成於吳至以其身親爲夫差前馬

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

新意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

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

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

文勢如一波一浪

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

帝之所不能驚

皇下或無帝字

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

高祖之所以勝

餘意

援此亦不可謂之餘意作此文先有此主張子房之生自當為漢輔能忍

不能忍豈以子房一身言則為正意以相漢祖言則為餘意耶此與潮州韓文公廟碑後評語俱為失之

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

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

歸結好

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

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

韓信傳信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

覆之國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臣請自立為假王漢王大怒罵曰吾旦夕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為守漢王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何以假為遣張良立信為齊王

由是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

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

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

以爲子房歟繳結得極好嗚呼下原本有而愚以為四字援此四

史公以為轉脉或嗚呼下另有脫句而後接以此四字今雖不敢從存之以見其舊且俟再考○本傳贊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乃若婦人女子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鼂錯論

此篇前面引入事說景帝時雖名為治平有七國之變○此篇體製好大槩作

文要漸漸

有一篇起頭引來一段起頭起頭言語說景帝時此說七國必反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

意與起頭對說此一段是削之不削二句意

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

此兩段分說轉換結上

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

二段意

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

暗說錯

功此固非勉強朞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天

起好是二段起頭一篇主意關鍵警策綱目在此

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

難無窮

有以以一字辭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

入事須看省文法前既說景帝

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為漢